

蓝鸢星·著

我给了你五年的时间，
不是让你忘却，
而是让你习惯——
习惯另一种方式的爱情。

城外的月光

下
Chengwai
De Yeguang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I247.57/L0465
(20001685818)

城外的月光

Chengwai
de Yueguang

下

蓝鸢星·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第二十三章 冯丹来访

那些犹豫不决的困顿，那些自私懦弱的逃避，其实一直都在不断伤害着身边人辛辛苦苦为她缔造出的幸福。

开学已一周。

小冬的生活大致可以用四个字形容——一塌糊涂。

学校，医院，家……没一处地方让人省心。

因为小冬缺席了开学前的例会和当晚的接风宴，开学后，新官上任的赵倩专门把她叫到办公室谈了一次。当然，言语间听不出是刻意针对她，只说据她班里的学生家长反映，开学短短几天，孩子的日记里就萌生出早恋的苗头。赵倩说，初三的学生，正是应该将全部心思都投入学习的时候。身为他们的班主任，平日里要多注意观察。一中是全省重点，中考要是出不了成绩，学校的立场会很尴尬。赵倩还说，小冬年纪轻轻就当上了初三的年级主任，前途不可限量，肩上的担子却也更重了。听说那几个早恋的孩子学习成绩还都不错，要是因为这些事情分散了精力，就太得不偿失了……

半个多小时的时间，基本都是赵倩在说。她的声音不温不火，很和气。她嘴角始终挂着笑容，皮肤很好，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

小冬听得很认真，脑子里却在不断琢磨学生早恋的事。

说起来，早恋这事从初一就有。少男少女的懵懂，多半很快就阵亡在家长或高压或怀柔的手段之下，难得有人会把这种事直接捅到教导处。仔细想想，一开学班里就刮起这种恋爱浪潮，李默这小屁孩儿绝对功不可没。她事先跟各门课的老师都

打过招呼，让同事们多关照一下这个转校生。没想到李默这小孩儿倒不认生，对谁都是笑眯眯的一团和气，很快就跟班里人打成一片，各科老师都对他印象极佳。李默这个名字，没多久就传遍了整个初中教学楼。爱耍帅的小孩儿，到哪儿都忘不了显摆。放学后，她经常看到这小子跟其他男生一起跑到球场上打篮球。因为有他加入，班里女生的回家时间普遍推迟。不少家长打电话问，学校最近是不是新开设了课后补习班。对此，小冬实在无奈。李木鱼来过电话，问李默的情况，她琢磨了一会儿，以两个字归纳——人才！

这天，小冬开完会，时间已经很晚了，球场上学生都散了。她四下看看，没有发现李默的身影。小冬掏出手机拨下他的号码，忙音，对方正在通话中。小冬纳闷，因为她看到他的书包还挂在篮球架上，人应该不会走远。视线下意识地搜寻，操场西看台上，目标锁定。李默一个人坐在那儿，垂着头，不知在跟谁通电话。小冬拎起他的书包，缓步走过去，悄悄站在他身后不远处。

“小爸，爷爷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

“那你呢，哮喘有没有发作？”

“没。新学校的感觉怎么样？”

“好得很，我在哪儿都是人才，你甭担心。孟老师对我也很好。”

“最近孟老师家里的事也很多，煮饭之类的活由你来做。”

“切，知道，我就是劳碌命。小爸，爷爷还不同意来D市跟我们一起住吗？”

“嗯，我来处理，你不用操心，好好读书是正经。游戏少玩儿，在一中不要指望光凭点儿小聪明就能大杀四方。”

“一中也没传说中那么了不起，充其量书呆子多点而已。”

“成绩说明一切。”

“小爸你可真没劲，D大也要开学了，你什么时候能回来？”

“过几天。”

“周末我去看爷爷，不要你接，我自己坐大巴去。”

“不用，爷爷让你好好读书。”

“天才就是这样被扼杀的！”

“真正的天才，在功成名就时才会恍然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你还差得远。”

“歪理，我不跟你争。你要不要跟孟老师说两句？她已经在我身后偷听半天了。”

小冬窘，原来自己早被他发现了。

李默扭过头，冲她做个鬼脸，拍拍屁股起身，走过去把电话塞到她手里。

“喂，是我。”

李木鱼笑笑，“刚下班？”

“嗯，今天开会会有点晚。李默都挺好的，你不用担心。”

“少晏怎么样？”

“医生说康复得不错，大概不久就可以出院回家休养。”

“看来他最近心情不错。”

小冬僵了僵，听出他话里有话，“还好，事情总要说出来才能想办法解决。”

李木鱼沉默了一会儿，“他说了？”

小冬下意识地咬着嘴唇，犹豫半天，淡淡地嗯了一声。

“你想好了？”

“只能说先做好心理准备。那些未来可能发生的事，在没有来临前，谁也不清楚杀伤力究竟怎样。”

李木鱼听了，半天没说话。

小冬紧紧握着电话，掌心湿漉漉的，心跳有些不稳。

“替我向他问好。我这边还有事，先挂了。”

回到家，小冬争分夺秒地改作业，李默扎着围裙在厨房里准备晚餐。刚开始的两天，都是她煮饭。结果某天洗碗的时候，李默跟她就厨艺问题进行了简短而友好的交流。

“孟老师，吃你烧的菜，让我有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什么感觉？”莫非是家的感觉？小冬很得意。

李默瞥了她一眼，擦干手上的水珠，毫不留情地终结了她的意淫，“吃完后那种令人几欲抓狂暴走的感觉，跟每次看完中国男足的比赛如出一辙。”

很好！很强大！

自此，只要这小屁孩儿在家，小冬便坚决不进厨房。

饭菜上桌，李默招呼她吃饭。小冬刚抬起屁股，门铃适时响起……

二人面面相觑。不用想，每天都是这个时候，分秒不差，拜访者不做第二人想。

小冬赤着脚悄悄跑进卧室，冲李默挥挥手。李默会意，走到门边，把她的鞋收进柜子里，从容不迫地拉开门。

“孟老师不在家。”李默很直接。

“好香！李默，你烧菜的水平真不是盖的！”苏笑丝毫不以为意，侧身而入，直

奔餐厅。

李默在背后狠狠瞪他一眼，“没有白吃白喝这种好事！孟老师说了，你要是又来蹭饭，按照一顿饭五百元的标准。”

苏笑无奈地翻翻眼皮，“小冬那么善良，怎么可能会开出这种黑心价码。李默，做人要厚道，做小孩儿更要厚道！”

李默笑嘻嘻地走进餐厅，拉开椅子跟他面对面坐着，“在孟老师眼里，其实你跟我地位差不多，都是小孩儿。”

苏笑悠然地靠在椅子上，不紧不慢地道：“李默，你小爸实在熟过头了，小冬可享受不了。只有像我这样朝气十足、青春阳光型选手，才是她幸福的最佳选择！”

李默抖抖肩膀，“还真是肉麻无极限！你现在这副样子，看起来真是酷似芙蓉附体！”

苏笑哈哈大笑，“李默，叔叔今天传授你点儿压箱底的绝活——求爱必胜三招。想听不？”

“想啊，苏哥！”

“No! No! No! 叫叔叔，知道不？”

“知道了，苏哥！”

听着他俩的对话，小冬捂着嘴，肠子都快笑断了。

客厅里嬉笑依旧，她看看表，七点，二哥应该已经吃过晚饭了。医院的护工很尽责，早八点到晚八点，一天十二小时，把二哥照顾得很周到。饭菜都是医院的营养餐，她需要做的就是隔三差五煲点儿汤水给他补身。

苏笑这厮自从搬过来后，只要晚上没应酬，必然准时来报到。她吃过晚饭就去医院，他倒也不纠缠，没事跟李默斗斗嘴拼拼游戏，闹腾得挺热络。

半小时后，李默成功把苏笑打发走。

小冬走出卧室。饭菜有点凉了，李默从厨房里拿出几个饭盒，把菜饭井井有条地装好递给她，让她带去医院慢慢吃。

小冬接过，揉揉他的脑袋，嘱咐他晚上写完作业早点儿睡，把门窗都关好，陌生人敲门一定不要开，定好闹钟上课不要迟到……反正每天都是这一套，李默早已倒背如流。

地铁迟迟没有进站。

小冬频频看表，十几分钟过去，她终于等不及了。听说前一站有人卧轨自杀，

警方封锁了线路。

无奈之下，她拎着东西快步跑出车站，在路边拦了辆出租，直奔医院。这个钟点，出租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地铁迅捷。红灯前长长的车流，慢慢地挪动，消磨着时间。表盘上，指针很快跳到了八。

小冬怕二哥着急，就在车上给他打了个电话。二哥的声音听起来有点反常，低低淡淡的，明显心情欠佳。

越着急，越塞车。

四十分钟后，医院的大招牌终于遥遥在望。

付完钱，小冬焦急地跳下车，一溜儿小跑，直奔住院大楼。

她气喘吁吁地走到病房前，正想推门而入，视线不经意透过玻璃望进去，手顿时停在了半空……

又有人来探病？

看背影，纤细高挑，黑发披肩。小冬觉得很陌生，没见过。她正犹豫着要不要进去，那人已顺着孙少晏的视线，缓缓转过头……

冯丹？

小冬推门走进病房，看清了她的长相。那面孔跟冯琳有七分相似，实在不难联想。

孙少晏见到她来，冷漠的面色放柔和了些。他不理会冯丹探询的目光，侧侧身子，让小冬坐到自己身旁。

冯丹面带微笑，主动伸出手，和小冬隔着床轻轻握了握。两人简单地寒暄了几句，然后互相介绍。

言谈间，冯丹对她似乎并不陌生，“其实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你。姐姐跟我提起过，你是少晏哥最疼爱的妹妹。”她的声音清润柔和。她有一副芭比娃娃似的长相，嘴角微微翘起，缀着两个小小的酒窝，精致迷人。

提起冯琳，小冬心里顿时一紧，视线不着痕迹地从二哥脸上扫过，只见他面无表情地盯着冯丹，眼神清冷，“我累了。小冬，你送送冯丹。”三言两语的逐客令，硬邦邦的，不留丝毫情面。

小冬没说什么，领旨送客。

冯丹对孙少晏的冷漠倒是丝毫不以为忤。她抬手看看表，轻柔的声音里饱含歉意，“不知不觉，都过了一个多小时了。我真是糊涂，少晏哥你好好休息，等有时间我再来看你。”

小冬送冯丹出门，有些话想问她，却又不知该如何开口。正琢磨着，倒是冯丹先挑起了话头，“小冬，我第一眼看到你，就觉得特别熟悉。你跟我姐的气质真的很像，乍一看，让人觉得特舒服特温暖。”

小冬敷衍地嗯了一声，没说什么。冯丹提起冯琳时，那坦然自若的样子就好似在说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难道她真能对自己亲姐姐的死毫无芥蒂？若是她生性就冷血无情倒也还好，怕就怕这淡然平静的背后，藏着些不为人知的心思。

冯丹见她沉默不语，索性拉着她坐到墙边的塑料靠椅上。看到小冬探寻的目光，她随手理了理散落的发梢，双腿优雅地交叠在一起，徐徐开口，“小冬，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跟我姐太像了，所以……我实在很难对你产生任何好感。你不用担心，我跟我姐不一样。她死了，我一点儿也不难过。自杀是最没出息的事，她眼一闭，什么都不知道了，多潇洒，可后果呢？”说到这里，冯丹冷笑两声，眼神里透出不加掩饰的恨意，“我妈身体垮了，我爸因为照顾我妈，身体也快被拖垮了。我弟弟为了照顾两位老人，放弃了出国深造的机会。一个名校计算机系的高才生，毕业后就一直窝在县城的清水衙门，拿着那几个死钱混日子。光我妈的药费就已经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我四处漂着拼命赚钱，就是想给我弟弟攒钱娶老婆。他放弃了自己的前途，这么大岁数了，连娶亲的彩礼钱都拿不出，婚事就这么一拖再拖。如果我姐不死，我家肯定不会变成今天这样。真的，你真的不用担心。生活不是电视剧，我也不是怀着为我姐报仇的心思来找少晏哥的。我姐已经把我们全家都毁了，我绝对不可能为了她，再毁了我自己。她不配。被她拖累的这个家，现在全靠我赚钱养活，就算是我想恨她，恐怕都抽不出时间。”

小冬静静听着，心里波涛翻涌。自从知道冯丹进公司后，她私下里设想过很多可能，可刚才这番话，彻底颠覆了她所有的设想。这样的冯丹，不知为何，竟让她心底升起一股莫名的寒意。

“小冬，你哥毁了我姐，我姐毁了我家。我一个人咬牙苦撑着整个家，你安安稳稳地继续享受你哥的疼爱，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讽刺？”说这话时，冯丹的嘴角依然保持着完美的微笑弧度。不待她有所反应，冯丹便兀自起身，头也不回地走向电梯。

小冬推开门，回到病房。

孙少晏一眼便看出她的反常，询问中透着难掩的关切。

小冬心不在焉地摇摇头。冯丹的话带给她太多的震撼，跟冯丹相比，她突然觉得自己很可笑。那些犹豫不决的困顿，那些自私懦弱的逃避，其实一直都在不断伤害着身边人辛辛苦苦为她缔造出的幸福。二哥对她那种早已超越兄妹范畴的感情，

她不是不知道，只是始终不知该如何面对。二哥一直在耐心地等着她的答案，她却久久纠结在这种暧昧不明的情感中。

其实很多伤害，往往就在这踟蹰不前的挣扎中悄然而来。她不知道爱上自己的哥哥究竟是怎样的感觉，可她却清楚地知道，这个世上，她最不愿伤害、最不能伤害的人，就是他。

小冬久久的沉默让孙少晏失了主意，“小冬，过来，出什么事了？”

小冬长舒一口气，用力揉揉脸，眨眼间，精神焕发，“二哥，昨天晚上我帮你按摩的时候发现你脚腕有点儿肿，今天医生来查房，有没有说是怎么回事？”说话间，人已走到床前。

孙少晏被她突如其来的变化弄得困惑不已，若有所思地道：“没什么，脚踝错位后的常见反应。”

“那就好。”小冬倒了半杯水，用纯净水兑得温热适中，扶他坐起身，把护士送来的药直接塞进他嘴里，“不是说晚饭后要立刻吃药吗，你怎么又忘了？”活力十足的声音，令孙少晏稍稍卸去心底的不安。他仰头就着水把药片吞下，很享受地靠在她肩上，很享受地任由她帮自己擦去嘴角的水渍，很享受地听着她的絮絮叨叨。

伺候二哥吃完药擦完身，小冬才恍然觉出肚子空空如也。她把李默准备的饭盒放进微波炉里热了几分钟后，惬意地开吃。

孙少晏欣赏着她狼吞虎咽的吃相，嘴角始终挂着一抹柔和的笑意。有她在身边，难闻的消毒水味里，都透着温馨。

吃饱喝足收拾东西时，小冬才注意到一束华丽的香槟玫瑰静静地躺在沙发上。花瓣娇艳欲滴，散着淡雅的清香。大概是冯丹带来的。这几天来探病的人络绎不绝，鲜花水果泛滥成灾，多半都送给了护士台的值班护士。

“二哥，这束花肯定不便宜。”小冬把花拿起来，举在眼前欣赏了半天，走到窗边准备插进花瓶里。

“拿走，我不喜欢这种花。”孙少晏冷言阻止。

小冬凑到他面前，语带戏谑，“二哥，你知不知道香槟玫瑰的花语？”

孙少晏皱眉，漫不经心地道：“不知道。”

小冬扑哧一笑，“骗人！给女人送花你最擅长了，这些事，你会不知道？”

孙少晏抬起眼皮盯着她，脸色不太和蔼。小冬撇撇嘴，随手把花丢到身后的椅子上，“别这么凶神恶煞的，开个玩笑而已。那不都是过去的事了，我又不在乎。”

孙少晏拉过她的手，十指交叉，紧紧握住，“这些事我会处理，你不用操心。”

嘤当。

病房门大开。

“儿子啊……”

三姨颤抖的呼喊声，不啻九天之上的巨雷。

小冬条件反射般跳下床，来不及多想，就甩开步子大步流星地直奔门边，脑子暂时短路，还好嘴没罢工，“三姨，几天不见，您老身子骨可好?!”

一下子，病房内悄然无声，似有一群乌鸦扑闪着翅膀，自头顶上悠然飞过。

几秒后，孙少晏哈哈大笑。

刘小琴站在门外，眼珠子在小冬和少晏身上滴里咕噜来回乱转。

三姨彻底混乱了，顾不上多问，急匆匆来到床前，掀开被子，颤巍巍地抚摸着二哥右腿上厚厚的石膏，眼泪吧嗒吧嗒地滴落，气氛一下子沉重起来。

“妈，别哭，我没事。”孙少晏笑咪咪地坐直身子，伸手抹去老太太脸上的泪珠。

三姨一把拍开他，“出了这么大的事，要是小琴不告诉我，你俩还准备瞒我瞒到什么时候!”

小冬叹气，瞥了一眼倚在门边的始作俑者，恨不得冲上去狠狠抽她两个耳刮子!

接收到那两束饱含指责的目光，刘小琴无所谓地耸耸肩，一副等着看好戏的模样。

“小冬，你过来。”见三姨发话，小冬颠颠地领旨，垂手站在她老人家身后，心里七上八下的，唯恐她看出什么端倪。

“妈，这事是我不让小冬跟家里说的。”

“我当然知道是你!哪次小冬跟家里撒谎不是受你指使?”三姨坐在床边，眼角泪痕未干，盯着孙少晏的腿，上上下下回来来回回瞧了七八十来遍，眼底流露出难掩的心疼，“我听小琴说骨折了，还做手术了?”

“现在这不没事了?别听她瞎忽悠。”

“没事?”三姨怒，“没事你倒是下床走一个给我看看!”

孙少晏无奈地揉揉额头。小冬乖乖站在一旁，嘴唇紧闭——沉默是金!

可惜，金子不是那么好得的。这不，眨眼的工夫，三姨已掉转方向，拉起她的手，用的是不容置疑的口吻，“小冬，你跟我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小冬欲哭无泪，狠狠瞪了孙少晏一眼。

两人做着无声的眼神交流——

孟：都是你惹的祸!为什么又要我帮你收拾!

孙：你是我的坚强后盾，去吧，瞎话尽情地招呼吧。

孟：少来，人民教师最不擅长的就是撒谎！

孙：凡事都有个学习过程。

孟：那我只能实话实说。

孙：哼哼，那你就说吧。

孟：你威胁我？

孙：乖，我妈已经等急了，我的眼也已经快抽筋了。

孟：……

“小冬？”三姨拍拍她的脸，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

小冬不甘地收回视线，清清嗓子，强作镇定，“三姨，情况是这样的……”

老太太点头，巴巴地等着下文。

小冬一咬牙，开始，“前阵子二哥去香港做一场时装发布会布置现场的时候出了点小小的意外不小心把腿砸伤了尽管厚厚的石膏裹在腿上看起来很吓人但事实上情况并没有你想象的严重只是轻微骨裂而已纯粹是为了保险起见才用石膏层层固定动手术一说纯粹笑谈医生说不过不了多久二哥就可以光荣出院活蹦乱跳健步如飞的日子就在不远的将来……”大喘一口气，“情况介绍完毕。”

三姨蒙了，彻底蒙了。

孙少晏乐不可支地望着她，眼神里满是赞赏。

小冬没好气儿地抓起桌上的杯子，仰脖就是一顿猛灌。

“表姐，真是可喜可贺啊！这么利索的嘴皮子功夫，我可有好些年没听你施展过了。别说，还真有点怀念。”刘小琴扭着屁股走到沙发边坐下，刮着下巴啧啧称叹。

“过奖。主要是这些年，咱俩在一起待的时间短。人的潜力总是得有外界刺激才能发挥出来，少了你的激励，我跟谁耍嘴皮子去？”小冬抹掉脑门儿上渗出的汗珠，不疾不徐地道。

“唉……”三姨叹息，叹得小冬心肝乱颤。

“你们这些孩子……算了，我也不问了。小冬的学校已经开学了，平时你在医院都是谁照顾着？”

“三姨你甭担心，白天请护工，晚上我陪着。”小冬坐在她老人家身边，好言安抚。

“护工总归不像家里人照顾得那么妥当。你白天还得上班，晚上休息不好，太伤身体。医生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出院？”

小冬摇摇头，正想接话，却被孙少晏抢了先，“明天。”

第二十四章 木鱼兄的决心

从小到大，她几乎从未做过任何忤逆长辈的事，可她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选择的这条路，究竟会在家里掀起怎样的波澜。

二哥光荣出院。

小冬爸妈外加三姨，三座大山齐齐出动，一切理由统统驳回。下班后，小冬让李默先回去，自己挤上地铁，匆匆赶往三姨家。

一屋子人，竟然连姥爷都在。三姨昨晚回家就开始煲汤，文火煲了一整天，现在在厨房跟妈妈热烈讨论今晚的菜谱。

看到小冬走进厨房，三姨热情招呼，“小冬回来了？来来来，先喝点绿豆汤消消暑。”

“二哥什么时候回来的？”小冬接过妈妈递来的绿豆汤，一饮而尽——爽。

“刚到家没多久，”三姨长叹一声，“出院前医生叮嘱了一大堆的注意事项，听得我是心惊胆战。少晏的伤势我终于弄清楚了，你们两个昨天还合着伙骗我说没事，真是太乱来了！”

小冬嘿嘿一笑，“您老批评得是！”说完，撒娇似的揽住三姨的肩膀，扭着身子蹭来蹭去，弄得她彻底没了脾气，妈妈站在一旁也是哭笑不得。

“你这个丫头。”三姨捏捏她的脸，从砂锅里盛出一碗猪骨汤递给她，“告诉少晏，必须全给我喝完。”

小冬小心翼翼地端在手里，领命而去。

小冬轻轻推开二哥卧室的门，看到姥爷正坐在他床边训话，说到激动处，胡子

一颤一颤的，煞是可爱。

见到她，孙少晏眼睛一亮，笑容顿染眉梢。接收到他求救的目光，小冬会意地点点头，快步走到床前，“姥爷，三姨给二哥煲的汤，您老要不要尝尝？”

“傻孩子，别看我岁数大，可一点儿都不缺钙。你看你，怎么几天不见，瘦了这么多？”

“我减肥呢，追求骨感美。”小冬把汤放在柜子上，凑到姥爷面前，伸手揪了揪他那两道长长的寿眉，“姥爷，您老现在可越来越有仙风道骨了，我还没见过谁的眉毛比您长得更有气质！”

姥爷被她逗乐了，哈哈笑开，已然忘记了刚才对孙少晏未完的训话，起身道：“不说了不说了。既然出院了，就在家好好调理调理。看看你俩瘦的，赶上三年自然灾害那会儿了。搞什么骨感美啊，都多吃点，把肉给我补回来！我出去看看，让你妈她们晚上多准备点长肉的菜。”

卧室门缓缓合上，小冬松了口气，冲孙少晏比出个胜利的手势。

二人相视而笑，气氛温馨得一塌糊涂。

“三姨交代，必须把汤全部喝完。”走回床边，小冬扶二哥起来，塞了几个枕头垫在他身后，“在家里其实不错，好吃好喝的，还有人随时照应着。众星捧月的感觉爽吧？”

孙少晏笑笑，“不用住你家了，你是不是心里也特爽？”

“切！”小冬撇撇嘴，把汤碗递给他，“又不是我不让你去住的。喝汤！”

“不想喝。”

“由不得你想不想，就算当药也得全喝了。”

孙少晏盯着她，不说话。小冬拧不过他，拿起汤匙，直接递到他嘴边，“大少爷，张嘴。”

很快，一碗汤见底。

小冬满脸无奈，拿二哥没辙。他要是别扭起来，估计连神仙都得气得直跳脚。

吃过晚饭，小冬在厨房洗碗，妈妈挥着蒲扇站在一旁跟她闲话家常。话题绕来绕去，最后还是绕到了李木鱼身上。

看妈妈一副兴致勃勃的样子，小冬实在不忍摧毁她老人家的幻想。无奈不把话说清楚，恐怕接下来妈妈就该张罗着请他来家里吃饭了。于是乎，小冬很轻描淡写地丢出一句：“我们早就黄了。”

妈妈一听，脸色顿沉，严加拷问，问题一个接一个丢过来。小冬终于无力招架，手一抖，盘子应声而落，碎碎平安了。

她默默蹲下身子，收拾地上的碎片。妈妈见状，叹了口气，没再继续追问。

小冬回到家时已经九点多了，李默坐在客厅里玩游戏，听见门响，头也不回地道：“孟老师，你回来得真是时候，苏哥刚走。”

小冬嗯了一声，又乏又累，不想说话，整个人懒洋洋地窝在沙发里，抱着垫子愣愣出神。

李默侧头瞄了她一眼，口吻笃定，“孟老师，你的脸告诉我，你有心事。”

小冬扯着嘴角无精打采地敷衍了他两句，眼皮开始发沉，困意上涌。

“小爸在电话里说他明天回来。”

“你爷爷也一起回来？”小冬打个哈欠，随口问。

“爷爷很固执，怎么都不肯。小爸从老家把远房的表姨接过来了，让她暂时跟保姆一起照顾爷爷。”

小冬使劲揉揉脸，强打精神，“这样也好，总算是亲戚，比较放心。”作业还没改，她坚决不能睡。

李默哼哼两声，对她的心不在焉表示严重不满，“等小爸回来，以后就没人帮你做饭了！”

“是啊，要不你就住我这儿好了。吃惯了你做的饭，我已经对厨艺彻底丧失了信心。”说着说着，小冬声音越来越低，人已进入半睡眠状态。

李默一听，丢下游戏手柄，凑到她身边，大眼睛眨巴眨巴的，“嘿嘿，孟老师，难道你舍不得我走？”

小冬下意识地点头，身子斜斜地靠在沙发背上，睡着了。

李默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拿出一条毯子搭在她身上。看看写字台上那厚厚的一摞作业本，他掏出手机，把闹钟定到了凌晨四点。

兵荒马乱的一天，从天不亮就起床改作业开始。

伴着悦耳的闹钟铃声，小冬迷迷糊糊地从酣睡里惊醒。正做梦呢，美梦，被打断了，可惜。

她揉揉眼睛，晃晃悠悠地走进洗手间，心情不错。李默真是够贴心，要是没有闹铃，她这一觉铁定得睡到中午太阳升。洗洗漱漱折腾了一阵，饿着肚子坐到写字台前。

进入工作状态，时间一眨眼就过去。僵着脖子抬起头时，小卧室的门开了，李

默起床。衣服穿得整整齐齐，头发梳得一丝不乱，多有条理的孩子！想起跟李默的初见，小冬情不自禁地眯着眼笑出了声。他裸着上身跟李木鱼冷言相向的那一幕，清晰浮现在眼前。

叛逆的小孩儿要是懂事了，格外招人疼。

“孟老师，你笑得真可怕，”李默没好气儿地盯着她，“看起来活脱脱就是那只垂涎小红帽的大灰狼。”说罢，他撇撇嘴，推门走进厨房。

小冬伸个懒腰，推开椅子站起来，活动活动筋骨，把改好的作业塞进包里，随口问：“李默，你小爸今天什么时候回来？”

“不知道，他没说明。你想他啊？”隔着客厅，李默笑嘻嘻地嚷嚷。

“这小孩儿思想真不健康。”小冬走到他身后，毫不客气地把他服帖的黑发揉成了一堆稻草。

李默转身，举着手里的饭铲，张牙舞爪地在她眼前挥来挥去，“孟老师，为人师表啊为人师表！竟然还穿 Hello Kitty 的睡衣！小爸要是看到，一定又会赞你‘童心未泯’了。”

想起李木鱼的毒舌利嘴，小冬脸色淡了淡，“你东西收拾好了吗？”

“切！”李默一听，立马翻脸，“昨晚不知是谁亲口说舍不得我走来着——女人可真善变！”

小冬捏捏他的腮帮子，“我是舍不得啊，可谁让你不是我儿子。”

李默愤愤地拨开她的手，掀起眼皮冲她做了个逗趣的鬼脸，得意洋洋地系上围裙，“想给我当妈的女人，你可不是第一个。太优秀了也不好，像我这种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的青少年，估计已经濒临灭绝了，唉……”

小冬被他惹得哈哈大笑，前仰后合，形象全无。

李默恨铁不成钢似的摇摇头，点着火，开始煎蛋。

美美的早餐，一天的精力之源。

出门前，小冬跟二哥通了个电话。是他打来的，声音疲倦，像是没休息好。

“二哥，昨晚几点睡的？”

“你走后。”

“那怎么这动静儿啊？”

电话里响起淡淡的笑声，“一大早就被我妈吵起来灌那些汤汤水水的，脑子都快被猪油给糊了。”

“多好啊，别身在福中不知福。我赶着出门，下班后去看你。”

“下班我让齐薇去接你。她来给我送几份资料，正好顺道拐去你学校。”

“你都这样了还惦记公司的事呢！马汀也太不厚道了，不带这么摧残人的！”

“我断的是腿不是手，闲着也是闲着。”

“得了，懒得跟你争。没事我挂了，快迟到了。”

“等等……”

“怎么了？”

短暂的静默，接着，徐徐缓缓的声音飘入耳中，“小冬，过一阵子，跟我去欧洲好不好？”

“当然好！等寒假，我早想去了。”

“傻丫头，不是去旅行。”

小冬登时呆住。

“年底公司调我去欧洲，到时候，你可以辞了工作继续读书。”

小冬僵着身子半天没回过神来。李默站在门边等得不耐烦，伸手在她眼前晃了晃，“孟老师，还有八分钟地铁就要开了。”

“那个……二哥，这么大的事，你让我考虑考虑。回头再说，我先挂了。”

说完就挂了，干脆利索。

李默背起书包，尾随她匆匆出门。

小冬心神恍惚了一整天。

二哥的话时不时在脑子里晃荡。辞掉工作去欧洲，她很清楚这么做意味着什么。不说别的，这个决定，家里那一关就很难过去。

在长辈看来，中学老师是个安生又稳定的职业。她还年轻，在学校里好好发展，前途一片光明。放弃努力四年得来的一切，跟着二哥远赴欧洲，无论如何，都令家人难以接受。

从小到大，她几乎从未做过任何忤逆长辈的事，可她现在清楚地意识到，自己选择的这条路，究竟会在家里掀起怎样的波澜。

昨晚三姨跟她闲聊时，有意无意地多次提及二哥的个人问题。小冬小心翼翼地出言试探，以开玩笑的口吻跟三姨说，表妹小琴曾经对二哥很有好感。三姨一听，挥着蒲扇连连摇头，难以置信地盯着她说：“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表兄妹一起玩玩闹闹的，这种感情跟男女之情可是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去！再说了，近亲结婚那都是老祖宗干的事。去年，隔壁老刘家的二姑娘跟一个远房表弟硬是好上了，这不闹得家里家外沸沸扬扬，街坊四邻的，没少议论。民政部门倒是给登记了，折腾到最后婚是结了，可老刘成天为这事窝火呢。我们这种岁数的人，谁不希望家里和和美美的，少受外人说道？你说你们一个个的，就是不知道老人的心思！”

二哥的话，三姨的话，在小冬脑子里噼里啪啦来回碰撞，弄得她脑细胞大量死亡。

放学后，李默难得没去打球。办公室门口，他笑咪咪地探头进来，“孟老师，小爸来了。”

尚未离开的老师整齐划一地盯着小冬，尤其以沫沫最为八卦，挤眉弄眼地拖着长腔，语声好不暧昧，“冬冬，小爸是谁啊……”

小冬故作严肃，快速收拾起桌上的东西，踩着四方步稳稳地走向门口。

沫沫好奇心大盛，朝李默挥挥手。小孩儿收到指令，立马颠颠地跑过去，凑在她耳边鬼鬼祟祟地嘀咕：“陈老师，小爸正在跟孟老师……”

沫沫听罢，嘿嘿一笑，拍拍他肩膀，彼此心照不宣地点点头。

小冬面无表情地从他二人身边经过，目不斜视，大步跨出门。大概是太过镇定，镇定得忘了办公室外，那道设计极其不人性化的二层阶梯……

一脚踩空，重心骤失。狗啃屎的惨剧，即将发生……

“见到我这么激动？”

“……”

稳稳的臂弯，温和低柔的男声。

小冬欲哭无泪，匆匆挣开他的胳膊，抬起头急急地道：“得了吧，纯属意外。”

李默看清来人，速速道别沫沫，兴冲冲地跑到他们身旁，“小爸，晚上请我吃饭吧？”

李木鱼拍拍他脑袋，点头应允。小冬回身瞪了一眼那帮讲台上下大相径庭的八卦女，“我先走了。明天提前半小时到办公室来开个会——关于月考的事。”

“去吧去吧。”沫沫喜眉笑眼地望着门外那和谐的“一家三口”，“冬冬，加油！良辰美景，切莫虚度啊！”

走出教学楼，小冬跟他们父子道别。

夕阳下，三人的影子斜斜映在水泥地面上。身边来来往往的师生，莫不投过好奇的一瞥——如此高大英俊的教师家属，在他们学校实不多见。

“晚上一起吃饭。”李木鱼的语气不像是在征求她的意见。

小冬直言不讳地拒绝，“一会儿我得去三姨那儿——二哥出院了。”

“你最近在减肥？”李木鱼问得突兀，小冬顿了一下，极快地反应过来，“没，大概刚开学比较忙，没有暑假里养尊处优的舒服日子过了——自然瘦身法。”